

## 〈紅色·明度九〉

文學類 大專社會組 佳作 杜秀娟

這是一則死裡復活的神話。

\*\*\*

二十年前，孩子的自殺把她推入憂鬱的黑洞裡面。在黑洞裡，她哭嚎、她忿怒、她無語、她困惑，她痛得走不出來，她破碎到站不起來，她無力到想放棄這個世界。

這世界不再美好，這人間不再值得留念，這生命不再值得擁有。站在高處往下一望，那就是她孩子所在的地方。

她想跟隨他而去，但體內有股力量在翻騰。這個力量問她：「你若這樣死了，有誰會像你一樣痛苦到活不下去？」她不知道有誰會這麼愛她，但她不想造成親人經歷相同的痛苦，她勉強活著。但這些年下來，她不禁會問，若她自殺了，有誰會像她一樣，經驗這日日夜夜錐心之痛？

\*\*\*

圓規颱風夾雜風雨進來了。她把窗戶關上，僅留一道縫隙。風帶著巨大能量，把雨送進窗戶與窗框的縫隙裡。

她躺在床上，思考著，是什麼支持一個人活下來？是什麼讓人留在人間？

風在窗外呼呼地響，不時就來一陣強風，彷彿要把房子給吹倒似的。面對強風，大樓左右擺盪，搖搖欲墜，洗手間通風孔的卡榫卡拉卡拉地響著。

風無所不入，從頂樓串流到整棟大樓，在大樓的管線間奔跑。整個城市像鼓著旗幟的風帆，嗖嗖的聲音提醒著她，風的存在。

在一頓大聲叫囂之後，風會退去，吐出微弱的聲音，卡榫又上下開合了一次。一陣安靜。

颶風把她推入到內在世界。她想起在倫敦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時候，站在窗邊看著，有世界停止的感覺-天地之間只剩下雪，緩緩無聲地下著；處在天地之間，剩下自己和宇宙，其餘的都不存在。

自殺就像那個侵襲的颱風，也像突如其來的風雪，改變了歷史，改變了遺族的生命；突如其來的改道，把人推入未知的境地。

她才知道，有一群人像她一樣，被世界遺棄。有一群人，日夜懷抱著羞恥，

生不如死。有一群人，莫名地成為人間的代罪羔羊-每個人都以她為恥，人人唾棄她，她只好躲到下水道，跟著蟑螂老鼠為伍。

作為自殺者遺族，她一直問「為什麼？」她問：「為什麼你要自殺？」  
「為什麼不告訴我？」「為什麼不給我機會？」「為什麼遺棄我？」

無盡的「為什麼」，問著他，問著神，問著天，卻沒有答案。

她帶著贖罪的心繼續往前走，不知道自己得罪了那尊神，不知道自己對不起誰，只好承認自己是殺人兇手。

她才知道有一群人，像她一樣，擁抱這莫名其妙的罪惡感。有一群人，像她一樣，莫名其妙被貼上標籤。有一群人，像她一樣，帶著荊棘的冠冕，額頭上滴著血，眼中含著淚。

她揹著這羞恥的十字架，帶著罪惡的念珠，口中滿是無用的喃喃自語。

\*\*\*

就這樣，委屈活在鯨魚的肚子裡，度過許許多多靈魂的暗夜。

在這裡，她逐漸了解什麼是自殺。她才知道卡繆說過：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，那就是自殺。判斷生命是否值得活，就等於回答了這個哲學的基本問題。」

她才知道，從古至今，大家對自殺都有強烈的意見。柏拉圖藉由蘇格拉底的口，形容自殺者是揚棄崗位的軍人。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可以處罰自殺的人，因為自殺者「對國家不義」。另一端，接受自殺的陣營也不甘示弱。休姆認為自殺者「並沒有傷害社會，他只是停止行善」。尼采大聲嚷嚷說：「我們沒有能力阻止自己被生出來，但有時這是個錯誤；若我們作出選擇，錯誤就能被修正。一個自殺的人，行出最值得尊敬的行為，他這麼做幾乎是值得活下來了。」

她對哲學沒有興趣，因為自殺失落之於她，是拉岡所說的「真實界」的際遇，而非幻想或者「象徵界」的遊戲。佛洛伊德的「生之欲力」和「死的欲力」，不管多符合精神分析的原則，也解決不了她的自殺情結。

她掉到人間結構以外很長一段時間，不介意有沒有錢，不在乎有沒有工作，不確定要不要活下來。那是很孤單的狀態，虛無不再是哲學的議題，而是殘酷的真實。

\*\*\*

午睡醒來，她把自己拖下床，坐到書桌前。拿起左前方的蔓越莓醋飲，喝了一口，暗紅清澈的汁液，在白色瓷杯裡面，讓人喜歡它的淡然。紅紅的液體就靜靜地待在杯裡，不出聲，不嘆息，不掙扎，不抗議。馬克杯的耳朵有野苜、

月桂、薄荷、紫蘇的圖案，順著杯身，一個瘦瘦高高的廚師，穿著米黃上衣，白色長褲，頸間繫著紅色的領巾，手中高舉著熱炒菜，新鮮菜豆旁邊，還有一鍋冒煙的燉湯。一旁藍色領巾的廚師，穿著藍白相間長條花紋的圍裙，正切著蔬菜。刀子、叉子、湯匙圍著一圈，與可人的迷迭香圍繞著杯緣。

窗外的強風又吹起，杯子裡的醋飲如如不動。大樓間響起強烈的撞擊聲，只有強風才能這樣動員，在繁密的高樓森林裡，上演一場打擊樂。

大樓發出嗚咽的哭聲，天地繼續流出眼淚。她坐在無邊的曠野，任風吹過，任雨流過，繼續寫著：「一個人在什麼時候決定退出人間的結構？是什麼讓他從參與者變成觀眾？」

她逐漸明白，當她把世界排拒在外的時候，世界也轉身離去，只剩下她自己。當她否定結構時，結構也轉身背對著她，徒留她一人。她尊重自己想說「不」的慾望，她接受自己說「不」的勇氣，然後守住自己。她選擇做最後的一擊。她希望自己像颱風一樣，掃過一切，勇往直前。一點點縫隙，一點點光，就能活下去，雨水就可以進來，進入到她乾燥的生命當中。

\*\*\*

大雨暫作休歇，它們在等候下一次的出擊；這個宇宙就只剩下她，這裡是她的世界，她是其中的皇后。

\*\*\*

於是她放下那個要毀滅世界的衝動，卸下那個想要殺人的暴力，揚棄那個想要殺死自己的意念。

她決定要原諒死去的兒子-她用她的生命來原諒，用早上的陽光，用未來的計劃來原諒他；她用微笑，月亮的光，珍珠奶茶，用她的一切來原諒他。

她決定要原諒當初傷害她的人-那些在傷口灑鹽的人，那些落井下石的人，那些在她兒子軀體上踐踏的人，那些口吐刀劍的人；她決定要原諒人的無知，人的無情，人的可憎，人的殘忍。

她決定要原諒神-那個沒有拯救她兒子的神，那個眼睜睜讓她兒子掉落的神，那個宣稱信祂得永生的神，那個賜她與他生命的神。

她決定原諒自己-原諒自己的自私，原諒自己的疏忽，原諒自己的失職，原諒自己的無能。

\*\*\*

她才發現生命原來是如此奧秘，她才知道生命是珍貴的禮物，她才明白生命是白白的恩典。

對於過去的傷害，她選擇放下。她對自己說：「一切都過去了，你做得很棒！」她放下憤怒，放下焦慮，放下恐懼，放下不安，放棄找尋答案。

她為自己裹傷，為自己上藥，她以永生神的名，祝福自己-祝福自己的生日，祝福自己的心，祝福自己的靈；她祝福自己的過去，祝福自己的現在，祝福自己的未來。

她感謝這個曾經可以殺死她的失落，她感謝這個讓她看透人間苦難的創傷經驗，她感謝這個破碎她的痛苦，她感謝與兒子短暫的因緣。

她知道自己是經歷創傷而復原的生命，是面對鬼魅而不退卻的靈魂，是擊敗黑暗的勇士。這重生的生命，就值得她獻上讚美，獻上感謝，獻上美好，獻上永恒。

\*\*\*

她開始告訴人，遺族的痛苦，遺族的創傷，遺族的需要。她開始告訴人，面臨痛苦時可以怎麼做，面對創傷時可以如何療傷，面對需要時可以如何得到幫助。

她站在人前，如同從地獄回來的奧菲，只是唱著不一樣的歌。她不要像奧菲一樣，懷抱著喪妻的痛苦，讓頭顱被水流飄走。她選擇像狄米特一樣，調適失去愛女的哀傷，在冬天讓自己凋零，等候春神的到來；當春天的腳蹤移到，她會發芽，讓世界的穀物成長。

\*\*\*

就像佛陀安慰那個失去孩子的母親一樣，她不是第一位遺族，也不會是最後一位。她知道只有創造出自己的神話，她的孩子才沒有白死；她知道只有創造出倖存的意義，她才沒有白痛一場；她的任務只有一個，就是勇敢地活下來，讓所有自殺者遺族看見，要走過創傷是有可能的，要整合失落是可能，能夠好好活著是可能的。

\*\*\*

她吸入一口氣，感覺肚腹上下律動著，是她的一口氣，是她的這一生，是她的存有。她這樣坐著，面對自己，面對自身，面對生命，面對失落，面對哀傷，面對死亡，面對破碎，面對重生，面對風雨，面對時間，面對光線，面對她的洗手間，面對她的早餐，午餐，晚餐。

只要活著，就無止盡的面對，像風一樣，不停止地吹著。生命就像這樣，一步接一步，一個吸氣接一個吐氣，一個白天接一個黑夜，一頁接著一頁，直到那翻頁的手停止，直到風停止吹襲，直到雨停止落下，直到太陽從東邊出來，直到月亮升起，直到附近的鐘聲響起，直到遠方的山嵐印入眼簾，直到窗外的

鳥聲鳴起。

她知道，不需要否定自己的哀傷，不需要走出來，只要跟失落共處；也不需要忘記背後、努力向前，生死就兩相安。